

【主持人语】 本期的特约专栏主题为: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研究

以海外中小学为主要依托的孔子课堂,截止到2015年底已有1000所,发展势头良好,除此以外以中小学生对教学对象各类海外汉语教学机构更是难以尽数统计,可以说,汉语教学在基础教育阶段发力,既是此前社会各界努力的结果,也是此后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基石。如何评估目前的情势,如何规划未来的发展,理应受到汉语教学界的充分关注,并在专业研究领域做出回应。

本专栏推荐的三篇文章都是作者在海外中小学实地调研,以及亲身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目的就是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而促进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的发展。徐彩华关于汉语拼音在海外儿童汉语教学中的地位 and 教学方法的讨论,抓住了海外儿童汉语教学中对“语”、“文”两种能力培养认识模糊这一关键问题,结合儿童认知特点进行分析,从总体规律的把握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李娜、李彦春的文章是英国中小学实地调研的成果之一。我们知道,在中小学汉语教学中尽量采用课堂活动的形式已经成为共识,但对如何设计、如何实施以及如何评估活动效果等问题,既少理论的指导,又少实践的总结,这会影响到课堂活动这一普遍手段的有效性和持续发展。该文通过观摩课堂、访谈教师、梳理文献,为教师提出了课堂活动的12条细则,可谓有的放矢。王杰的文章则是她在意大利几所中学任教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文化因素是汉语国别化教材中的显性区别因素,尤其是国内编写的国别化教材更是对此有足够的强调,可以说,这一话题已经受到了较多的重视,但是,王杰的文章通过对教材中文化因素的细致梳理和对使用者的调研,还是发现了国内外不同编者的国别化教材在文化因素的选取、编排和使用效果上存在较大的细节上的差异。发现这些总体一致下的细节差异,能为今后国别化教材的编写者提供参考,这也是该文的独到之处。

谨以该栏目的三篇文章向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们致以敬意,也呼吁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期待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作为栏目主持人,我也要感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独具慧眼,开辟了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研究这一栏目!

(专栏主持人简介:王学松,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

略论汉语拼音与海外儿童汉语教学*

徐彩华¹, 刘璟之²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文化学院,100875;法国诺欧商务学校 孔子学院,51100)

【摘要】 汉语拼音在海外儿童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其相关理论研究却十分缺乏。本文探讨了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1)汉语拼音在海外儿童汉语教学中的认知功能,提出对汉语拼音“教学”和“学习”加以区分;(2)儿童双文学习优势理论以及双文学习视阈下的汉语拼音教学;(3)海外儿童汉字教学现状及汉语拼音与汉字的衔接问题。最后讨论海外儿童汉语教学的总目标,提出总目标应同时包含口语交际和汉字能力培养两方面。儿童年龄越小前者内容越多;随着儿童年龄增大后者的强度可逐渐增大;儿童汉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应以长期扎实的汉语拼音学习为基础。

【关键词】 儿童,汉语教学,汉语拼音,双文学习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6)05-0001-06

当前,海外青少年儿童学习汉语的热潮方兴未艾。根据国家汉办的统计,截至2015年12月1日,134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000所孔子课堂,蓬勃发展的教学实践急需相关理论的支持。例如海外儿童汉语教学的目标是什么,汉语拼音教学在其中起何作用、应持续多长时间,汉语拼音和汉字教学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目前,上述理论探讨非常缺乏,不少青年志愿教师对汉语拼音教学的地位和特殊性认识

* 作者简介:徐彩华,女,湖南芷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认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认知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研究”(文科),项目号:SKZZB2014003。

不足。因而当其在汉字教学中遇到困难,不得不退回到用汉语拼音教口语的现实中时会有很强的挫折感。

更重要的是,海外环境下的汉语拼音教学面临一些特殊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研究。例如汉语拼音使用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在世界各国使用广泛,法、意、西、葡、罗等拉丁语系语言以及英、德、荷兰、瑞典、丹麦等日耳曼语系语言均使用拉丁字母。^①小学阶段的儿童同时学习母语和汉语拼音会涉及一个重要的儿童语言认知现象——双文同时学习现象。在两套口语体系共享部分书面字母的情况下,儿童的汉语拼音学习有哪些认知特点、会产生哪些认知益处和语言学习优势,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②?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解答是设计高效海外儿童汉语拼音教学模式的基础。

火热的教学实践呼唤研究者们关注海外儿童汉语拼音教学。本文抛砖引玉,从儿童年龄特点、双文学习特点来探讨相关问题,希望对教学实践有所助益。本文中的儿童特指5~12岁的学前及小学阶段儿童。

一、儿童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学习的认知功能

国内成年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教学虽然是教学的“第一步”,但持续时间很短(通常只有1~2周),作用也是辅助性的,主要是在零起点阶段承担给汉字注音、正音的作用。相比之下,汉语拼音在海外儿童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则重要得多。作为汉语口语的书面载体,汉语拼音承载着辅助汉语口语教学的重要认知功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儿童汉语教学的“主角”之一。汉语拼音学习的这种重要认知地位是由儿童的认知特点以及汉语的文字特点共同决定的。

小学儿童刚开始接触书面语,书面语能力还比较有限,但其口语学习及记忆能力却非常强,处于人生口语学习的黄金期,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儿童外语学习的目标都是以培养儿童口语交际能力为主。美国的5C标准和欧洲的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都如此,在这一方面汉语也应该不例外。如果发展口语交际能力是儿童汉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那么汉语拼音的教学地位就不言而喻了,汉语最大的文字特点就是字形复杂度高,口语与书面语学习之间有一定距离,《汉语拼音方案》正是为缩短此距离而创设的。对于有意记忆能力弱的外族儿童而言,用汉字作为汉语口语学习的书面符号支撑体系是不现实的,因此海外儿童汉语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以汉语拼音为书面载体而实现,汉语拼音会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儿童汉语学习中的口语“桥梁”。

其实,汉语拼音在海外成人汉语教学中的口语“桥梁”作用也非常显著,有些汉学家甚至提出了拼音和汉字“双文”并行的理论^{③④}。他们对汉语拼音作用的推崇反映了海外环境下外族人学习汉语的客观规律。目前,海外大学阶段的汉语教学几乎都采用先“语”后“文”的教学模式,只是在分离的距离长短以及拼音与汉字的衔接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全拼音汉语教学法”先进行1~2年的纯拼音教学,只学习少量汉字;然后再与纯汉字教学衔接。^⑤法国雷恩大学的“先说话,再识相关字”方案则先用拼音学习1000个左右的词语,第二阶段才学汉字。^⑥纽约州立大学的“分进合击方案”也是先拼音后汉字。^⑦

国内专家也很重视汉语拼音在海外成人汉语教学中的作用,^{⑧⑨}认为拼音在初学阶段能有效减缓学习者汉字字形识别和语音获得方面的困难,有利于学习者尽早进入汉语语料,学习汉语口语;其次是用拼音写句子时的分词连写规则能帮助学习者切分词语,认识汉语语料中单、双音节词混用的特点,有助

①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8~189.

② 肖莉.墨西哥学生汉语拼音习得的难点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05,(3).

③ 白乐桑.汉语教材中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J].世界汉语教学,1996,(12).

④ 柯彼德.汉语拼音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J].世界汉语教学,2003,(3).

⑤ 耿有权.法兰克福大学的全拼音汉语教学法[J].孔子学院,2009,(2).

⑥ 安雄.汉字教学的一个新尝试[M].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⑦ 印京华.探寻美国汉语教学的新路:分进合击[J].世界汉语教学,2006,(1).

⑧ 陆俭明.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几个问题[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3,(3).

⑨ 赵金铭.初级汉语教学的有效途径——“先语后文”辩证[J].世界汉语教学,2011,(3).

于词语积累和对汉语口语节奏的了解。^①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汉语拼音还有速记、电脑输入的便利,能超越辅助工具的地位,发挥交际性文字的功效。

海外大学阶段汉语教学的科研力量雄厚,研究者们通过对“语、文”距离的科学认识和精心设计较好地处理了汉语教学中“语、文”适度分离的问题,实现了初级阶段汉语教学目标。相比之下,海外青少年儿童汉语教学是近年才蓬勃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现有研究还很不够,因此该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海外儿童汉语教学的目标、“语、文”关系等等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教学实践中教师们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常常是在教学实际中碰了壁,才意识到汉语拼音教学的重要性,又再回头重抓汉语拼音教学的质量,但此时往往已经损耗了很多宝贵的教学时间。

因此在海外儿童汉语教学中,首先应明确教学目标是培养儿童的口语交际能力,由此明确汉语拼音在口语交际能力培养中的认知地位,让汉语拼音名正言顺地成为儿童汉语教学的“主角”之一(而非配角),这样才能直面儿童汉语教学中“语、文”的距离问题,开发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汉语教学模式。为此,有必要对以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本身为目的的汉语拼音“教学”和以发展口语为目的的汉语拼音“学习”做出区分。前者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或许1~2个月),主要的内容是学习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等等。后者则是长期的,主要内容是利用汉语拼音巩固和学习汉语词汇、句型、发展口语能力。从理论上对两者加以区分,就能使二者连贯起来又各有侧重,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与此相适应的是,既然要进行比较长时间的汉语拼音学习,那么就必须注明海外环境下汉语拼音学习的一个特殊问题——儿童的双文学习现象。儿童与成人的拼音学习有很大不同,成人具有成熟的文字能力和心理词典,而儿童的母语文字能力和心理词典尚处于萌发和学习阶段,在使用拉丁字母的母语环境下,小学阶段正式而较长期的汉语拼音学习会涉及双文同时学习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科学认识是我们科学进行海外儿童汉语拼音教学的基础。

二、儿童双文学习优势理论

儿童双文学习(biliteracy)指的是儿童获得两种语言的文字能力的现象,有同期获得(simultaneous)和序列获得(sequential)两种方式。早期儿童双语研究中并没有对双语(不学文字)和双文进行严格区分。90年代以来,不少研究发现与单语儿童相比,双文(而非仅仅双语)才是双语儿童得到认知及语言意识益处的关键。双文现象由此受到重视,成为当前儿童双语研究中的热点。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儿童双语双文学习的理论认识发生了很大转变。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虽然不反对儿童双语教学,但对双文教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双文教学和学习会导致儿童产生混淆现象^②。例如西班牙语的书写规则中凡是s后遇到[t,p,k]时前面要加e(如“estrella, espanol”)。西班牙儿童学习英语时会写出错误的单词“estop, esky”。这种偏误当时被解释为“混淆”,是母语对二语的负面干扰。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识神经科学的发展,理论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研究数据表明双文学习能给儿童带来很多认知益处,特别是在认知控制和元语言意识发展方面。例如发现双语达到学术性流利水平(academic fluency)的儿童比单语儿童有更大的认知优势,最后能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③。还发现双文同期获得(而非仅仅双语)能促进认知控制能力以及元语言意识的发展。如4岁儿童就能意识到两种文字间的显著差异,积极建构两种文字的区别性特征;区别两种文字的需要促使6~7岁儿童更细致地观察文字间的差异,发展差异化的信号解码能力,提高文字意识和文字学习能力等等。^④

关于儿童双文学习认知优势的心理机制,研究者提出了3种不同的理论假说。首先是 Cummins 提

① 万业馨. 略论汉字教学总体设计中的语文关系处理——兼议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教学设计[M]. 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② Arciniega, T.,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eighties: One Hispanic's perspective. Educational Research[J]. Quarterly, 1981, 6(3).

③ Thomas W P, Collier V P. A National Study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for 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 Long-Term Academic Achievement[J]. Academic Achievement, 2002, (337).

④ Kenner, C., Kress, G., Alkhatib, H., Kam, Y., & Tsai, K-C., Finding the Keys to Biliteracy: How young children interpret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s[J].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004, 18(2).

出的语言流畅水平共享假设(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 hypothesis),认为语言的深层结构是相似的,只有表层结构有很大的差异,^①认为除语言能力外,学术能力、文字发展、主体知识(subject knowledge)、学习策略都会从L1迁移到L2;双文学习会促使儿童在深层文字意识及表层文字意识两个方面都产生积极变化;Riches & Genesee赞同Cummins的观点,认为双文字者的两种语言和文字具有共同的能力基础;^②MacSwan & Rolstad则不完全赞同Cummins的观点,他们提出了促进理论(the facilitation theory),对口语能力和文字能力加以区分,认为口语能力的获得或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文字能力则都是经过后天学习而得到的,有很多的共性。文字阅读和书写需要招募与其他认知活动(如感知觉)共享的某些普通认知成分,如动作控制、视觉加工、形状识别、上下文联系、背景知识以及推理等等。而既然两种文字活动是通过共同的认知成分而实现的,其能力就能实现文字之间的转移,会互相促进。^③第三种假设是Geva & Siegel在促进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文字依赖假说(script dependence hypothesis)。他们认为双文正字法越相似,同期获得的双文之间的促进作用就越大。^④此假说近期得到不少实验数据的支持^⑤。

上述研究表明,当两种文字的正字法相似时,儿童的双文学习中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量混淆现象,但如何理解这些混淆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非常关键。混淆现象的心理实质是儿童对母语字母和外语字母的“同形异音”现象产生一定程度的混淆,儿童是积极进行语言构建的个体,如果只看到混淆带来的短暂学习困难,忽视“混淆”所反映的儿童对语言规则的积极应用,那么对儿童语言潜力的认识就不到位,就不能对儿童的潜能进行充分挖掘。其实知道了产生混淆的认知原因,有的放矢进行教学,易混淆点的克服或许能成为儿童认知和语言能力发展的“生长点”。因此,当前儿童双文学习理论重视“混淆点”体现出来的积极因素,主张科学预测和应对双文学习中的易混淆点。研究者认为这些易混淆点发生于文字表层,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两种语言表层文字差异的意识。只要教学得法,学生能自己厘清表面文字上的差异,成功区分两种文字。而正是通过对两种文字的学习→比较→区别,儿童的文字意识和元语言意识及语言控制能力得到了提高,收获更多的认知益处。^⑥

受上述理论影响,近10年来,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双语双文项目在英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双文易混淆点的教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他们从实践中发现,第二语言的文字输入总是比第一语言弱一些、掌握的速度慢一些,不会对第一语言形成大的冲击。相反,儿童双文学习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儿童更早地意识到在字母同形的情况下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文字如何发音。或许正是基于这些扎实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近30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双语沉浸式项目蓬勃发展,人们更为积极地开发儿童的语言潜能。

三、儿童双文学习视阈下的儿童汉语拼音教学

从儿童双文理论可知,儿童双文学习时两种文字的正字法越相似,双文之间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汉语拼音方案》使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拉丁字母是非常科学的,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海外儿童汉语口语学习的难度。以英语环境为例,有研究发现即使不学习汉语拼音,英国小学四年级儿童凭借其英语字母知识也能读对三分之一的汉语单音节(398个音节中读对34.35%,读音正确率通过汉语母语者5点量表的评定获得)。而少量的汉语拼音教学之后(每周一节课,35分钟,持续一个学期,用

① Cummins, J., [M]. Interdependence of first-and second-language proficiency in bilingual children[M]. Language processing in bilingual childr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0~89.

② Riches, C., & Genesee, F., [M]. Literacy: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modal issues[M]. Educa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64~108.

③ MacSwan, J., and Rolstad, K., Modularity and the facilitation effec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transfer in bilingual students[J]. Hisp. J. Behav. Sci., 2005(27).

④ Geva, E., & Siegel, L. S. Orthographic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the concurrent development of basic reading skills in two languages[J]. Reading and Writing, 2000, (12).

⑤ Schwartz, M., Kahn-Horwitz, J., & Share, D. L., Orthographic learning and self-teaching in a bilingual and biliterate context[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14, (117).

⑥ Rolstad, K., & MacSwan, J., The facilitation effect and language thresholds[J]. Front. Psychol., 2014(31).

拼音学习汉语口语),音节读音的正确率上升到49.66%,读音差异较大的音节数由原来的41.98%下降到26.78%^①。由此可见,英语环境下的汉语拼音学习是比较容易的,确实能简化汉语口语教学。其实,即使儿童母语不使用拉丁字母,得不到字母相同的便利,相比复杂的汉字,汉语拼音字母的易写性也能很大程度上辅助汉语口语的学习。

至于儿童母语字母和汉语拼音字母的“同形异音”现象,由于它是导致出现某些易混淆现象的认知原因,这些“同形异音”现象就应该是汉语拼音教学和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以拉美西班牙语(墨西哥语)和英语环境下的汉语拼音教学为例,墨西哥语和英语中的字母c常常发音为[k],学生看到汉语拼音“cai”的第一读音反应就是“凯”^{②③}。这种“同形异音”现象的问题虽然不太严重,学生学习之后就处于提醒就记得,不提醒就读错的状态。但它比较顽固,需要教师经常提醒、教学中要予以关注。

对比墨西哥语和英语环境下的汉语拼音学习难点,发现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为汉语发音较独特的那些字母的读音在两种语言环境下都有一定学习难度,例如“j-q-x、zh-ch-sh和z-c-s”的学习。个性则表现为汉语送气音“b、p”、舌根音“g”在墨西哥语环境下有一定学习难度,在英语环境下却比较容易。可见虽然都使用拉丁字母,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汉语拼音学习难点也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研究者的任务就是通过科学的对比,^④总结共性的同时挖掘不同的个性,锁定各语言环境下的教学难点,有的放矢,切实提高汉语口语教学效率。

四、拼音与汉字的衔接以及海外儿童汉字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汉字是中国语言文化中的瑰宝,其教学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在很多情况下汉字就是汉语的“名片”,是海外汉语推广中的“精华”,只是由于汉字字形复杂度高,儿童学习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所以导致海外汉字教学确实面临困难。目前海外教学实践中的普遍现象是,儿童对简单的汉字欣赏和体验活动非常感兴趣,但真的让孩子系统地认读和书写汉字时就会进展非常缓慢,难以坚持。因而实际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常常是“偶为之”,缺乏精心设计和持之以恒的坚持,汉字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其实作为与拼音文字正字法差异巨大的文字,汉字学习的益处是很多的,认读汉字能促进学习者空间辨别能力的发展,促使右脑视觉区参与阅读^⑤,汉字的书写还能促进儿童小肌肉和手部动作协调能力的发展。而对于好奇心强的儿童而言,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正是其魅力之处,只是教学中我们要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及接受能力。在学习汉字之初,注重以欣赏汉字、尝试汉字书写为主,注重循序渐进,不宜过早地在汉字学习上提出过高的要求。

当前欧美主流小学中的儿童汉语教学项目有双语项目、体验项目和沉浸式项目3种。其中双语教学项目最为普遍,根据各地中小学第二语言政策不同课时不尽相同。如果设为必修课,至少每周有30~45分钟,学生通常坚持学习2~3年甚至更长。这样的汉语课堂对语言教学是有一定要求的。教师在儿童初学的头两年和随后几年的教学策略也应有所不同。最初两年的教学适合采取以口语交际教学为主体的策略,汉字体验和文化体验可以作为“点睛之笔”。每堂汉语课上用1~2个汉字故事引发儿童对汉字的喜爱,为日后的汉字学习打下良好的情感基础。随后几年的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比例可以缓慢增大,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逐步积累更多的汉字。在小学高年级时,如果儿童有一定接受能力,可以让儿童尝试在一小段课文中摆脱汉语拼音,只阅读汉字,让儿童产生对汉字认读的成就感。^⑥根据非面对面的群际接触理论研究,拼音的顺利导入会给下一步的汉字和文化教学打好相应的学习基础。

① 李佳. 英语环境下小学高年级儿童汉语拼音与英语拼读的易混淆现象研究[D].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② 肖莉. 墨西哥学生汉语拼音习得的难点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05, (3).

③ 刘璟之. 美国小学双语项目中汉语拼音学习对英语单词学习影响的研究[D].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④ 王理嘉. 《汉语拼音方案》与世界汉语语音教学[J]. 世界汉语教学, 2005, (2).

⑤ Perfetti, A., Liu, Y., Fiez, J., Nelson, J., Bolger, D. J., & Tan, L., Reading in two writing systems: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the brain's reading network[J]. Bilingualis and Cognition, 2007, 10(2).

⑥ 艾娟. 间接群体接触改善群体态度的有效性: 研究与启示[J]. 江汉学术, 2016, (4).

其他两种教学项目的差异非常大。汉语体验项目的课时少(或两周 1 课时,或两周 1.5 课时),目的是让孩子接触中国语言和文化,在语言教学方面的要求比较低,以语言和文化体验活动为主。沉浸式汉语项目则是另一个极端,课时非常充足,有一半的在校学习时间学习汉语或者用汉语来学习各门学科,对汉语口语和汉字教学的要求都非常高,其目标是让学生的第二语言达到流畅交流和读写的水平。在沉浸式汉语项目中,“语、文”的距离,拼音与汉字的衔接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汉字引入过早过晚都不利于汉语学习,需要教学者进行精心设计。

重视汉语口语教学、重视拼音的口语载体作用并不意味着必然忽视汉字教学,只要我们从理论上正确认识汉语拼音和汉字教学的关系、对儿童汉语教学的总目标进行科学定位、精心设计“语、文”距离,“语”与“文”两条线可以逐渐实现交汇,“鱼与熊掌”或可兼得。

五、有关海外儿童汉语教学总目标的设想

儿童认知特点决定了海外儿童汉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口语交际能力,而汉语的文字特殊性决定了汉语拼音在此过程中具有特殊(口语“桥梁”)地位,汉语拼音学习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与此同时,汉字的独特文字优势也让其成为儿童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一环。综合地看,小学阶段海外正规儿童汉语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语、文”两方面都有所涉猎。儿童年龄越小,前者越实,后者越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大,以汉字为载体的“文”的接触逐渐增加分量。

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不论哪种汉语项目都应该重视“语、文”的距离问题,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最优的教学目标是既能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发展儿童口语,又能适当进行汉字教学,让儿童领略到汉字的魅力,因此,儿童口语能力的发展以及汉字能力的培养就像是儿童汉语教学中互相支撑的“两条腿”。偏重前者、忽略后者会造成儿童过分依赖汉语拼音,对汉字学习产生畏难情绪,不利于长期汉语学习;而偏重后者、忽略前者也会使得汉语学习过于枯燥,对学生压力过大,影响儿童的学习兴趣。因此合理处理两者的关系十分重要。

海外教学环境千差万别,每个教学项目的目的也会有所不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文分析了汉语拼音在海外儿童汉语教学中的认知功能、介绍了儿童双文学习优势理论,提出正确处理汉语拼音和汉字学习的关系是海外儿童汉语教学取得成功的关键,希望对教学实践有所裨益。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Pinyin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overseas children

XU Cai-hua¹ & LIU Jing-zhi²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Confucius Institute, NEOMA Business School, Reims Cedex, 51100, France)

Abstract: Though the Chinese Pinyi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overseas children,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inadequat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1.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Pinyin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overseas children,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Pinyin; 2. the major bilingual learning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overseas children’s learning of Chinese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Pinyin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literacy; 3.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overseas children and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Pinyi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t also discusses the final goal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overseas children, which includes the training of their spoken Chinese and Chinese-character writing, because the younger the children, the better they can learn spoken Chinese, while the older the children, they can receive more training. Thus, the training of the communicative ability of the children’s spoken Chinese relies on their long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Pinyin.

Key Words: children;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Pinyin; biliteracy

[责任编辑:赵昆艳]